

182

10

24

何也

夫官哥死而瓶兒死瓶兒死而西門亦死故訪愛月見西門之歲月有限也月娘生于八月十五日過十五則缺矣今愛月姓鄭猶云正愛好月又早過十五日也豪華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場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上文一路寫官哥小胆寫貓至此方一筆結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細乃于官哥臨死時寫夢子虛云你如何盜我財物與西門慶我如今告你去也二句明是子虛轉化官哥以爲瓶兒孽死之由以與西門索債之地二句道盡遂使惟與瓶兒打狗鬪鬥早爲今日打狗傷人貓驚官哥之因一絲不差甚矣作者之筆真有疎而不漏之至理存乎其中殆

等天工之巧者。平然後知其以前瓶兒打狗喚貓後金蓮打狗養貓。特特照應。使看者知官哥卽子虛之化身也。

千金之捨爲官哥也。玉皇廟之誠爲官哥也。王姑子家之經爲官哥也。賁四所卽岳廟所捨之經爲官哥也。子虛之帳已勾消一半。至于瓶兒之死爲官哥也。然則瓶兒死後之費亦在官哥帳上算寔在子虛帳上算也。牆頭之物能存几何哉。至苗毒之物以王六兒處來卽以韓道國去且加兩倍之利。玉樓之物得之楊家失于李氏屈指算去不差一絲人亦何樂而不貪人之財也哉。其如不省何。

何以知官哥爲子虛化身也。觀夢子虛云。如今我告你去也。夫子虛已死數年而何以不告且必云如今我告你去。如今一字見以先我已來討債作孽至如今債已將完孽已將成止用一告便來捉淫婦好夫也。明明在此而自有金瓶以來能看而悟其意者誰乎。今日被我抉其面發之也。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賭物哭官哥

詩曰

楓葉初丹柳葉黃

河陽愁鬢恰新霜

鬼門徒憶空回首

泉路憑誰脫斷腸

路香雲迷愁漠漠

珠沉玉殞事茫茫

唯有淚珠能結雨

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兒去了忽見從東一人

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驢子走得甚急，迤到門首下來，慌忙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道國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里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所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領着搬運一箱一箱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車卸到掌灯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腳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

子後官

賊匪民

國各司其

見宋末之

諸君良才

計為心

能不敗也

家世子

知不足齋

爹書下，也見些分上，不會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欄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所以名錢老西門慶听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于是分付陳敬濟陪韓道國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听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了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

此大才令
分之二

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裡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來保一也不言可知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个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舖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看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个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力難得世間財你外边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爹說了自在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边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几盃潤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細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

同崔木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上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後云兜兜上心來者也要往鄭愛月兒家

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鴛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候時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帶着披巾身上穿青緞羅暗補子直身紗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修裝上庫細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班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机上整香羅

八手仙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作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裡
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
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嬌家去止留玳安和
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鴛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
打攪老爹來這裡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礼來又多謝與姐
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俗
可鴛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季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
唱他每都有了礼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
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丁人來慌的老身
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

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

俗態鴛

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哄唱去到老爹宅

內見人多不知說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

甚時候纏起來老身總催促了几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

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晚

總是拾高月兒香溫

不一時了

鬢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鴛子道請老爹到後邊

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

拿分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

明坐了半日

拿分忽听

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續梳
的黑髮髮光油油的烏雲雲髻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

若何人標行批君

此等文字

對衿仙裳下穿紫紵翠紋裘脚下露紅鴛鳳嘴鞋步搖宝王玲瓏
越顯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面 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
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
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了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
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
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兒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
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窓綉
幕錦褥垂綳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
者也描房正是描月兒如此一布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了

此等文字

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
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
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滿紅檀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
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十分
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擎排薦柱款跨紋綃愛香兒彈箏愛
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恰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
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擲紅猜枚飲勾多時鄭
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
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个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
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
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裡面只用紙包着于是袖裡取出一包香茶

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裡掏又掏出一個紫縐紗汗巾兒止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我是楊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只如此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揀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飲酒呷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的香乳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白腹腹猶如莹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指粉頭見其粗大諷的吐舌害怕雙手揀定西門慶脖項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越若都放進

天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恁刺刺兒

的紅赤赤紫瀰瀰好硃砂入了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

品品俗態愛月兒道慌急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

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歡愛月兒道

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俗態愛月兒便叫丫鬟

把酒桌抬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邊更衣澡洗去了西

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了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

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間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

一二回掩上房門放下綾絹來將絹安在褥下細解衣上床兩個枕

上鴛鴦被中鴛鴦西門慶見粉頭肌膚纖細批淨無毛猶如白麵

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描金蓮物後至此又抱了的把腰肢未盈一

擲誠爲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
見束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
濡攪半晌方纔沒稜那愛月兒把眉頭繃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
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声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不謂其以
上寫如許淫婦而其技西門慶听了愈覺銷魂肆行抽送不勝歡
娛正得多少

春点桃花紅綻蕊

風吹桃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恋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
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
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

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

家到他那老漢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替他幹
這等繭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然則不來家月

已有供由矣

娘道不是那里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尺匣送禮
去了潘金蓮道大姐如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
玳安小厮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玳安小厮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
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
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姐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
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
大門樓進去轉了几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鐮齒兒
鑲了門裡立着个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
囚根子一个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

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亮進入裡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參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亮生半門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着俺俺每吃酒并肉兒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認的春鴻道那一個相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顧兒上帶龜首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

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

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

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呼之即止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鷄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過食歷歷敘來令人髮指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

婆子藥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听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撲抱在懷只顧啞噤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

還來遇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搗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搗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擋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听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說壞三毛九孔心

同瓶仰想記
夫處公當時
割而得其疾
每日如刀

也瓶妙豈
不一割乎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搗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呿呿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撲抱起來，臉搥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搗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貓所說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素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又

係人為暗有
理既有天
豈由人為金
何有哉

屋裡的貓說：「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道：「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說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裡？」迎春道：「每次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當怎的不提他，可如今日兒就搗起來，你這了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睜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見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利口看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說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

于已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藥害趙盾丞相一般又明插一証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眾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腳說道此遭驚唬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灯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扳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几醮纔好月娘道誰敢就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了惹他來家要喝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回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奇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橫膝根兩手開尺并心口共灸了五處

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血睡了一日

醒邪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溜烟從夾道

內去了可殺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流不好對西門慶

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

孩兒怎的風流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了頭奶子

都不敢答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

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嚇驚

唬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

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

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所便罷听了此言三口

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

恨以行成了
了了了了了

忙叔就
非呀

錄分說是着雪獅子提着腳走向穿廊望石台基輪起來只一摔
只听响噠一声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嘴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拿出猫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面待西門
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喃喃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挑出去殺了
纔是好漢一个猫兒碍着你味尿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
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然則武大并一賊不逢好死
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好
看着孩兒怎的叫猫說了他把他的手也隨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
婦平白把孩子弄的恁樣的若是好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拿到衙
門裡與他兩婆李瓶兒道你看孩兒弄的目不得人命你又是毛雞

寺廟是醫家他也巴不得要死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

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為慢風

月娘可殺哩星八室罪已難辭

等壞事

內裡抽掄的腸胃兒皆動屎尿皆出大便痢出五花顏色

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

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

家跳神

該又請小兒科大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

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有陰陽守他罷了

岐黃為此言自全者

無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个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

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刻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

連自家生日都回子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

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六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

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百忙中，點醒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串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荐了一个看小兒的鮑大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氣天，用客忤治不得。」自己自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此處着此語傷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點明八月一絲不素，李瓶兒守着

悶來愁腸，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沉沉，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干搗將殘，干搗起，兩簷前吁啍鉄馬敲碎，思婦情懷，銀台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勾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哥哥，你饒恕我則个。」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分明說官哥爲子虛化身與後

心快活
一快
一快

解得知人心
是正的均被
秘弄歪了
向所教親
將心怎樣放
止了

孝哥爲西門化身作一還到章
法誦此二句蓋信了言非謬

連喊了几口道怪哉怪哉听一所

更鼓正打三更三点李瓶兒說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

門慶進房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

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

厮拿轎子去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

兩日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

奶子懷裡只搖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

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

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

斷氣也可可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必于忙中揮一開筆
文字直是于作百用告訴房子

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

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

房裡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裡一口口搖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

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寫的出真是生龍活
虎非要木偶人老只長呼短嘆那消半

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

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大哭那李瓶兒搥耳撓腮一頭

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力纔甦省撲着他放聲大哭寫得
出叫

道我的沒收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蒼兒裡死了罷我

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悶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

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寫得
到西門慶卽令小

厮收拾前所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枕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

待出

上像器的女

不是哭呢

胡一味的扯淡

波裡怎麼說

胡說所說

何為悲不意

抬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搂抱着那里肯放口口声声直叫沒救星の冤身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崩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這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声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後如今抬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骨情還等着這個時候絕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

小月李瓶兒見小廝每哭哭兩旁要抬他又哭了說道荒台也

的兒樂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抗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

地下哭了一回眾小廝纔抱官哥兒抬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

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去西門慶道他

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

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叫他快抬了一付平

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僱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

一間東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家人又陪

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別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

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叫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

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壬子犯天

地重喪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

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

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

吃酒落魂

床蓆穢汚而亡

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大歲先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州王家為男

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與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

明日出去或理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閣三日念了經到

五日出去坟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

犯宜正午時掩土批黑書一面就收拾入殮

棺槨內

去了次日西門慶乱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所得知早辰

衙門散時就來弔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

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

俱備折桌三牲來祭奠

都有三牲祭桌來燒紙

道國甘出身真第傳李智黃四都聞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

又一番寫九家總

為西門死一襯

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所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

李杜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前來上紙

李杜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前來上紙

李杜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前來上紙

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
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
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
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咒
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明說子陀
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
亡婦人悲諦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
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二度托生皆
欲殺汝你若不信我教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
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明說出子虛矣今因汝常持
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

但捨了任將
己的秘法捨
一千八百箇
今日仍是子

小父

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日化財要惱害你身
明言子爲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二百卷有此功行他害
你不得飲此離身然則銀球反成禍種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
兒听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死已有因矣須臾過了
五日到廿七日早辰僱了八名青衣曰緇小童大紅錦金棺與旛
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家男之柩作吳
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近街轉圜作生神王
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
上纔上頭口作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坟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
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

大姑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坟頭去

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兩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

人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

放声哭一口一声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樂叫的連声氣破不防

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

雪娥向前攔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

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

小物事用人文宗便合無旁血淚拍了桌子又哭个不了吳銀兒

在旁扯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裡再

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

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几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

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

等閒不到我後邊纏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裡唧咕成一塊

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

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

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

了隨他罷

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

化只怕往後參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

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

到人家身

事想不到自

本身之理所以

妄為宣止

我哉

意光也去

可要人將自
夫謀死毫
悔與別人
有一番人情
屬天不容
如房以天地
等入偏多
是如真
聖人出之
如之何已矣

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找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如意又自有心事又安如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真是悲從中來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吐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嚙得下只吃了半盃兒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坡上叫徐先生面了穴形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衆親戚送了。聖門裏無名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當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及不老往後愁沒了孫須要慢慢來親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親家西門慶在前所叫徐先生酒掃各門上都貼符黃符死者煞高二次向東北方而去還日遊神冲回不出廟之則吉親人不忘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行邊去了。隨手收拾博浪鼓如正是撒金扇一樣章法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金蓮之夫難乎為情者。因金蓮本係唱收之身。並遇西門之財。勢均高。又有王婆之指教。所以致殺夫于不悔。若魏元於金蓮出身。能不甚羞。寃之其夫。未致似三寸丁。谷樹皮等。何致一心西門。竟至暗殺。死夫直竟暗殺其死。之度。一悔故以二人之情性。偏執。元之殺罪。手金蓮。一加等。可星鉄案。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見色慾有悲傷之時。錢財無止足之處。為世人涕淚相告也。

瓶兒之病。因官哥本因子虛。乃官哥未死。子虛不來。是官哥即子虛。官哥既死。子虛頻來。是子虛即官哥。而必寫官哥在子虛懷中者。正子虛所以纏瓶兒之處。而瓶兒纏孽之因也。或人必執官哥在子虛懷中。疑為子虛乎。彼烏知着相受迷之故。而自已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見西門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為臨死算之時。預開帳簿也。

此回文字。開手將題面兩事。輕輕敘完。下文接以一酒令總

與百姓爭利
今少乎

括金瓶梅三人并玉樓并愛姐月娘已爲後文一番結束上
映吳神仙以及卜龜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爲月兒作
襯。而第一個又爲金蓮敬濟一引。趕他去別處飛。又爲春梅
地也。故此回是過節文中。却插入關鎖文字。神妙之至。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詞曰

倦睡惺惺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櫳眼穿
芳草綠淚襯落花紅。追憶當年魂夢斷。爲雲爲雨爲風。
淒淒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緒萬千重。
詞亦淒惻動人

右調臨江仙

何人也將
安子卿敢
此譚大胆
截金蓮再
時仰吃挖
廻筋也
爲子露念
爲一淚底
一生機身

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
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玉婆子
賣了磨推不得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
般李瓶兒這道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言省地裡只是吊淚着了
這暗氣暗惱又加上煩惱憂戚漸漸精神恍惚亂夢魂顛倒每日茶
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
了个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
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又
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
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發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

此者有些
感子雲之息
生機度多
不的而門是
不加罪也

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
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口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淅李瓶兒
夜間獨宿房中銀床冷枕紗窓月浸之極不覺思想孩兒歎歎長
嘆恍惚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响李瓶兒呼喚了鬟都睡熟了不
答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
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婦了房兒同去居住李瓶兒還捨不
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
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
正是有情豈不等看相自家迷極喝有詩為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魂

那時來像南宮復又到了似了後生王顯上來到直街西

門慶這里寫書差藥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謝主
事就說此回過稅還望清日一二家中收拾舖面完備又擇九月
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運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通
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戶
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惠鄭春
三个小優兒唱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个看銀子
一个講說價錢在木專管收生括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看燒罷紙
西門官從此處來各親友近莫盒把盞里後邊所上安放十五張
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
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

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還有李智黃四傳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袖襖混元初生太極爲錢字一描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挪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家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摺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舖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傳夥計崔本黃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

手巾過來擦汗道那小優兒是誰來的小名

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个怪道前日上紙送殯

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便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拍了小

舅子世中有錯信然信然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

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

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个出位妄言伯爵

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

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个兒我所我聽罷罷了

不放當下三个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

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筆兒只唱个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

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个罷西門慶道和花子

講過有一个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接銀箸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个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筍彈珠淚喚

梅香趕他去別處飛黃絹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纔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蘼架伴羞整鳳釵不說昨夜話笑

吟吟拍將花片兒打千孫之腋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見你家有毡的窩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

磕瓜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个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生

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生發散在外

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

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个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

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几均匀彼

此不乱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

舅拿个骰盆兒來說道各位我行一令順着數去遇点要个花名

比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

比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

比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

比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

一起

一擲一点紅紅梅花對白梅花春梅○直買弄一得双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个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金蓮○直買至不憤吹簾之金蓮花得意殺也

沈姨夫也擲了个二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瓶兒○珠沉玉碎矣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藝服玉樓○玉兒是尊貴

溫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个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个急口令兒罷

那急急脚脚的老狗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

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間過那狗狗聞過那手忽用此作一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謊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个手去開狗

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拿个提兒來我如今抄

化了不見了楊椿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

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个令謝子純

你行壘謝希大道我也說一个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驢馬落下破瓦打着驢馬不知是那

破瓦打傷驢馬不知是那驢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

就是个驢馬我就是个破瓦俺兩個破瓦對瘦駝謝希大道你家那杜姪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自嚼人肚又一笑

兩個人聞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鍾該鹽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遜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柳臘梅花花裡遇神仙愛姐貞操俱見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个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月娘○直貫八雲裡守之夢又西門死期至矣

果然擲出个六來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官情加官進祿更

主有慶事亦尊反照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李銘等三个

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僮兒出門看收了家

生雅就通國村多村佳本東原國入輪流仕儒分計子細門戶

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闖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

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閑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

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子兌

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

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

值小兒病重我心裡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

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亂的

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

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拿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个好

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个小舖兒

月間換了幾錢銀子就勾他兩口兒盤纏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
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
你帶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叫个
大官和我去西門慶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以上西門一
錫一回之案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尚知伯爵道不是
揮金助友況不願爲西門者乎真是調侃世人不少伯爵道不是
這等說今日我還有些小事寔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
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
叫个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
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當時
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拿出銀子來與當時節看
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見討財三
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自專我方才纔得去常家當時節
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
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爲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
門慶話剩的銀子叫與當時節收了他便與當時節作別往杜家
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
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一般皆下品
誰知恩德是良圖

第六十一回

夫下一回瓶兒方死此回寫重陽乃不起之信也。然先陪寫一燒陰戶且夾寫一金蓮之淫。是未寫瓶兒之死机先已寫西門之死机也。何則西門死時自王六兒家來以及潘六兒繼之方死。今自王六兒家來潘六兒繼之已明明前後對照豈非死机已伏。故丁伏西門死机之時即夾寫春梅發動之机蓋春梅別茂而西門已冷落于夕陽衰草矣。何以見春梅發動之机。曰以申二姐見之。蓋春梅固寵二姐也。二姐者二爲少陰六爲老陰則對六兒而名之也。然郁二姐者鬱結其氣于蓮開之時也。今西門冷落已來瓶罄花殘其久鬱之二姐已將伸其志矣。故用八申二姐後又罵之。正所以一吐從

前之鬱夫至春梅之氣盡吐將又別換一番韶華而去日之春光能不盡付東流乎故西門亦隨之而死蓮杏亦因之而散也然插此意于瓶兒未死之先真是龍門再世

欲寫瓶兒之病不能暢其筆意則用寫醫再至再三其請病源論藥方一時匆匆景象則瓶兒之病不言而自見若人俗手一篇如何病重的的剝剝到底寫不出也

寫算命起數因見忙迫光景又爲冰鑑卜龜作照也

瓶兒本是花瓶止爲西門是生藥舖中人遂成藥瓶而因之竹山亦以藥投之今又聚胡趙何任諸人之藥入內宜乎喪身黃主不能與諸花作緣也故以諸醫人相亂成趣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東陽

詞曰

蛩声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錦獨坐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風翻翠幌雨濕灯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台調菩薩蠻

忽然一日韓道國舖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你被他照顧掙了恁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况他又去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

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闌

比別

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初五日忌不好

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个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
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舖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
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
走的一个女兒中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替目的請將
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這說的是四字乃忘八一
生声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韓道國走到舖子裡次及溫秀才寫
了个請柬兒親見西門慶声喏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杯
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
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
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馮飯菜蔬一面

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韓道國先送個柬帖

菊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

忠靖冠身穿青衣律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禮畢

敘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

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回後邊看

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的奉與

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

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

老爹照顧明說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內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

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到宅裡吊

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

罪西門慶道無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
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否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
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
侍老爹我恐怕不妨便有何不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个女
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教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
裡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
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所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
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听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
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
一面安放桌席胡秀童拿菓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
綠襖紅裙顯一對金蓮襪襪桃腮粉臉抽兩道細細春山望上與
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
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
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个坐兒申二姐向前行礼畢
方纔坐下先拿茶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
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
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听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
逞他能彈能唱于是輕搖羅袖款跨絞綰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
低低的彈了个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叫運家滿斟一盞
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錯南枝唱兩個與老

參听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髮髮兩朵烏雲紅紅
一点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生在回閣蘭堂端的也有个夫
人分可惜在章台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
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信心
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席上樽前淺斟低
唱相偎抱一覷一个真一看一个飽鮮則是半霎權娛權且將
悶解愁消

西門慶听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鄒月兒那一節事

來心中甚喜明說出又五六兒滿嘴的又斟上一盞笑甚說道

兒哩到明日間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听官情比郁大姐唱
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
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听見他說話伶俐
心中大喜不一時收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悲席間說話不方便叫
他唱了几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厮玳安兒送過樂三嫂家歇
去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他賈絃線
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
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里叫小厮請他去說畢申二
姐往隔壁去了去一个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裡睡去了
又一只落下老婆在席上此句有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
个去

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八婦人房裡

兩個頂門頭要王經便把燈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又一個去和玳安琴

童兒做一處飲酒又安頓那後生胡秀在厨下偷吃了几碗酒

胡秀打發厨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先堂內地下鋪着

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所見婦人房裡声喚又見板

壁縫裡透過灯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

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边張看見那边房中曉騰

騰点着灯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伶清清看

見把老婆兩隻腿却用脚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

綾襖見下身赤露是胡秀眼中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搗打

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挑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

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属了你的怕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

裡的噴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个頭八个胆他敢噴他靠着那裡

過日子哩一路寫來確是王六兒作潘六兒不得西門慶道既你一心在我身上等

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边做个買手置貨

罷必滿生意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

甚麼他說在外边走慣了一心只要外边去你若下願他可知好

哩等他回來我房裡管他尋下一个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

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

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博兩個一動一靜都被

胡秀听了个不亦樂乎自只听至此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

只說往舖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舖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里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点灯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呼假睡如面用脚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採了揉眼睜睜睜跟道國往舖子裡去了秀此日看破爲道國杭州出觀則太師府中出來道國勢必投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个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毯蓋子上尾亭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叫了頭打發香水淨了手重篩煖酒再上佳餚情話盤桓吃了几鍾

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去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个女先生申二姐來小小年紀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我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听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他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替我煎藥哩你往別人房裡睡去罷你看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裡捨不得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瞞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說死者自分未必死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

進來和我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忙惚兒來我這裡纏。深深恨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了。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藥，子虛因正是氣方纔吃了那藥，氣何如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

付與黃鸝叫几声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了潘金蓮房裡，金蓮纔叫春梅單了灯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

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縣計打南邊來，不見我，沒了孩子。

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边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

便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剛寫王六兒的是王六兒接

金蓮又的是金蓮絕不。一點差錯真是史筆西門慶道：縣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

夥計家有這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

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

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此處却將試藥時所贈王六兒之

沒之。黃狗黑尾偷與他，却叫他戴了來，施展大娘孟三娘這一家

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

日又不摸到那裡去，賊沒廉恥的貨。一个大棒瓜長淫婦，喬眉喬

樣，描的那水髻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被，甚

麼好老婆一個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的他那些兒嘆道
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西門慶
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裡有此勾當今日他
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
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
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斯銳响罷
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是睡下情景把
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
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
這里強盜和那淫婦怎麼弄弄到這咱晚纔來家甚不憤他弄
的這个樣兒甚不忍他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

碗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等你的外郎子說起外郎也是醋也是這般酸是是是是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抵子兒也罷了若是信
着你意見把天下老婆都娶遍了罷賊沒羞的貴一个大眼裡火
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賣遍街台遍巷凡句說的
西門慶睜睜的只是笑一路開口出鈴是金蓮的話作應兒上
的床來叫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放在
口裡嚥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見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
是造化王六兒弄戲又要雨六兒弄硬王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凡
六重陰不造化潘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凡見西門可以造化人面自無造化以潘六兒又各自造化造化正那婦人
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窩裡鑽了來叫
我替你嘔可不贖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

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看肉身子賭个誓，麼亂了一回，叫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褥子裡掏出个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裡沒鳴，咂半晌，咂弄的品玉不同。那話著稜跳腦，熱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兜其股，躑躅而擺之，肆行獨打連，声响，燈光之下，窺玩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與猶不悵，以上將婦人仰臥朝上，以下那話上使了紅粉藥兒，頂人去執其双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三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妙景不可沒，口予叫達達，三字即掀騰二三百度，注脚也。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

我的達達，這達達，你將就我，此句見前，西門慶面提故斷斷續續，一氣說不達達，慢慢提有提散，我的頭髮，正是慢慢，完下文，接口叫慢慢提也。兩個顛爲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纔体倦而寢，語体饒舌，想可想。

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个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叫他唱與你每听，又分付厨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八到後邊，與月娘眾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藝數，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

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
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
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
般寫病只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
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愁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
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所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
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
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
來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
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
門慶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個如此曲兒與他聽此曲兒與他聽

宜北有靈
快二

天乃愛兒

過非子

取云

小常

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个甚麼曲兒
叫申二姐唱就是了學負他的爹心厚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
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个紫陌紅塵罷那申
二姐道這个不打緊我有子_{寫病只}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細唱了一
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酣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
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啣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如此寫坐不多時下
邊一陣熱_{寫病只}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顧如此寫且說西門慶到了
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當時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
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
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鴛毛

是哥稀罕的物
且莫打開盒兒

好盆乎非世
俗人如何愛
新不知

賈二哥一些東
西用大哥稀
的一件物事
二五的慨允

菊鴛鴦菊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卽喚跟來人把盆兒搬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螃蟹，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今正病纔好了，病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了，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裡邊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燂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卽令春鴻王經搬進去，分付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時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八翡翠軒坐。伯爵

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裏尋的？西門慶道：「是哥家裏收的。」

大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了。市井人愛花，伯爵道：「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窑双箍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脚蹴過。」

泥燒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

只誇盆是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几時候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日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裡看銀子兒。」

西門慶道：「俺每几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

我家裡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咱每替他煖煖房，要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

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你的事？」

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

六十一回

說卽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
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
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
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
言語扭扭的也是个肉倭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几時再
去着他攜帶你走走你月娘會打的好双陸你和他打兩貼双陸
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你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
才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分明要寫一下文範死後凡篇大文字悲由已出落有痕
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浪故寫寫一事以預爲備華房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意着此三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便當叫小厮抬到他咱每人隨
好上幾盤點心死也兩個妓者相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
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八位西門慶道

再沒入只這三四个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
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
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坐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
揖然後與西門慶敘禮畢叫小厮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
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
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听唱听見說大舅來了
爹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
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
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
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恁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

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撫按一定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途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還十兩者爲此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干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边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凡兩銀子買下丁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賈了些礼來謝我我節間留他每坐坐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到前边坐下月娘連忙叫厨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玉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映碧甃青噴鼻香未曾篩先搥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金蓮將謝

生子加官一區正堂西門慶道以後我更不耐讀西門未死以前三經用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醇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滋味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边嫂孀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孀子真好手段兒常峙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听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声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

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听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謬倒，是个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申者伸也，郁得志曰虹，空吐所謂鬱也。眼見水山形消，年小哩，好个人林。又會白日，前此悶鬱一朝吐氣，能不謂之伸哉。唱伯爵道：真个這等好，哥怎的不捧出來？俺每瞧瞧，就唱个兒。俺每听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听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听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听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出他來。俺每見見兒，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个與老舅听也罷了。你

要就古挑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

唱與大舅听，不一時申二姐來，上磕了頭，起來，旁边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數套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夫一夢一空已兩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往非空？然而不夢亦不空，又不可不知金瓶點題何在。此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你唱與大舅听。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边似尿的一般，只顧將流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在地，倒像迎春在旁，搦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搦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綉

卷八之四
馬市記

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吳月娘眾人月娘撇了酒席與眾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裏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吃大酒來一面煎灯心姜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外通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繇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來看你是李瓶兒又嗔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亦不知皆是寫蘇島病甚一時諸人舍月娘分付迎春打桶子不眠

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

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眾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查黃了拖着西門慶衣袖哭說寫得西門慶問其所以

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桶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

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

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了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

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了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攙扶着

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了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

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病重第一日次日早辰往衙門

裡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街

上陪吃了茶使小厮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
 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脉走出外邊所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
 息比前番甚加沉重重情傷肝肺火大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
 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解紅
 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為矣作商
來常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
 是何言語你我厚交又是朋友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
 茶送出門隨卽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
 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一個又
 請大街口胡大醫來瞧胡大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
 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又一個月娘見前症未見痊癒

極處我此
 年益之友
 同多矣

只留串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縐比用兒并花
 翠裝了个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子去閒細花子由自從那日開
 張吃了酒去偏照聽見李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妙買了兩盒禮來
 看他見他瘦的黃慙慙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為
 虛哭總是故哭人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
 亦在可殺之道理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
 的一个看婦人科的趙太醫又是一個醫生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
 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對財東說房老爹請他來看看六娘營
 情就好哩西門慶听了就便琴童和王經兩個登騎着頭口琴童
兒人也王經者道國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
 來和他商議道第六个房下其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
 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了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

沒了着了憂戚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如與他散悶
頑耍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房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臉
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
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
了血管吃了他的又不見動靜又將兩醫一描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个
趙太醫名喚趙龍岡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怎愁的
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
家又不知个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
來報喬親家爹來了寫得六親倉皇之甚便是瓶兒寵眷益張西門慶一面讓進所上
同伯爵敘礼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
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戚身上原有些不開又
發起來了蒙親家望念喬大戶道也會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

常吃在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

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岡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

何老人又是一個醫生大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个冠帶

醫士又帶出一個冠帶醫生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

好等趙龍岡來看過再請他來看看看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不

如先請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岡來叫他兩個細請一講就論出个

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上文出醫次第接來此處西

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

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反是

先到錯落之甚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

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
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
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老兒壽何長瓶見壽敘
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
脉息旋攔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休似銀條看看減褪圭標漸漸消磨精彩隱隱耳虛
聞簾响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一靈標總喪門帛客已臨
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何老人看了脉息出到廝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
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方点不
知當初起病之由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却如何治病源正論

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
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
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面入西門慶
與他敘禮畢然後與眾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
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大戶
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生想必就是趙龍
岡先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岡是賤號在下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
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
叔和東垣勿所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月溪
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
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机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

向真以者
先仍多同
何為準二
均屬道理
不得也

醫者知之

格七表八裡定開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脉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脛不能細陳何老人听了道敢

問看病當以何者為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

先生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平兼五星一般總看得

准庶乎不差若止講病人便令筆墨皆穢止講醫人却又筆墨枯

人真是嘈雜一時情景如何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

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

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攙扶起

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夫人

抬頭起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个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叫西

門慶道你問吉老夫人是誰當令之西門慶便叫李瓶兒你

看信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大醫

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的人哩認得卿乃認得鬼如何不西

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

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脉息非傷寒只為難症不

是產後定然胎前近世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

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

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

边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部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重謝

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調不打緊處小人有藥近世

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前所喬大戶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趙先

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

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林吃下去管情就好听我說

甘草甘遂與礪砂蒸芦巴豈與堯花姜汁調着生半夏明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見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搥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听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狼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夥計舉荐來不好器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遇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出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罷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為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二兩使阮安拿盒兒討將藥來說與他

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時一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

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陶碌他前着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

人尋這吳神仙去

神仙來却不依他神仙去却不尋他

却替他打算算那祿馬數上

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護保西門慶听了旋差人拿

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

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

算命真武廟外有个黃先生打的好數

未見黃真人先有黃先生妙

一數只要

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即便使陳敬濟拿三錢銀子送到

北边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

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寫與

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為不利抄畢數敬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拿到後邊解說與月娘所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帶上三黃鎖

腹內包藏一肚愁

